

doi:10.3969/j.issn.1672-4348.2014.05.005

近十年大陆吕祖谦《左传》学研究述评

程小青

(福建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近年来多篇专门的吕祖谦研究及与之相关的硕、博士学位论文的出现,值得关注。同时,另有单篇论文百余篇。这些研究认为,吕氏是宗经的,但他研治《左传》主要是从史的角度切入,为了阐释其中的历史要素,把握历史规律,而不是要从中去发现什么传经的义例。目前,吕祖谦《左传》学研究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空间,诸如吕祖谦《左传》学的特点、吕祖谦的研《左》轨迹、吕祖谦《左传》学的辞章学价值、吕祖谦《左传》学的影响,等等,都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关键词:吕祖谦;《左传》学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 I206.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14)05-0432-06

A review of Mainland's studies on Lü Zuqian's works on Zuo Zhuan in the recent ten years

Cheng Xiaoq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number of dissertations on Lü Zuqian's works on "Zuo Zhuan" including 6 doctoral dissertations and 6 masters' theses have appeared, which are well worthy of attention. Meanwhile, there are over one hundred single papers on the topic. These studies argue that Lü focused his research on classics, yet his research of "Zuo Zhuan" is mainly conducted from the historical angle, aiming to demonstrate some historical factors and to grasp the laws of history rather than to find examples of Confucianism (scriptures). There still remains great space in the field of study of Lü Zuqian's works on "Zuo Zhuan". For example,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trace of studies on "Zuo Zhuan"; its rhetoric value and its effects, which are worthy to be explored.

Keywords: Lü Zuqian; study on "Zuo Zhuan"; review

20 世纪的吕祖谦研究十分寥落,前 50 年,仅有周作人在 1937 年第 44 期的《宇宙风》上发表的一篇《谈〈东莱博议〉》。1949 年以后,30 年里,关于《春秋》经传学的成果寥寥无几,吕祖谦及其《左传》学的研究,也是无人问津。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这种情况才有所转变,但是,依然未见专门的吕祖谦《左传》学研究,研究者们都只是论及《左传》或吕祖谦时顺便地提及吕祖谦的《左传》研究,其深度也很有限。直至 90 年代,随着吕祖谦研究和《春秋》经传学研究的活跃,有关吕祖谦史学思想等研究的成果才显著增加,但研究的重点主要不是吕氏的《左传》学,除了个别论文外,其他大都只是在文(书)中对吕祖谦的《左传》研究略有涉及,显得比较简略,缺乏具体、深入的探讨。总之,直到 20 世纪后半期,大陆吕祖谦《左传》学的研究还处于酝酿、起步的阶段。

收稿日期: 2014-08-21
作者简介: 程小青(1965-),女(汉),福建莆田人,副教授,在职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进入新世纪以来,大陆的吕祖谦及其《左传》学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吕祖谦家乡浙江省金华市的浙江师范大学成立了江南文化研究中心,并在近10年里召开了3次与吕祖谦研究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前2次会议发表的论文集辑为二集,分别以《江南文化研究》(第一辑)(吕祖谦与浙东学术研究专辑)和《江南文化研究》(第三辑)(吕祖谦及浙东学术研究专辑)的名义正式出版,只是这2辑与吕祖谦研究有关的30余篇论文中,没有一篇是专门关于吕祖谦《左传》学研究的。^①该中心还编辑出版了点校本《吕祖谦全集》《十七史详节》以及一批相关的专著、论文。

这些年来多篇专门的吕祖谦研究或与之相关的硕、博士学位论文的出现,尤其是专门研究其《左传》学成果的论文,值得关注。

一、博士论文

大陆目前已知的相关博士学位论文有:杜海军《吕祖谦文学研究》、姚红《宋代东莱吕氏家族及其文献考论》、罗莹《东莱吕氏家族研究》、杨松水《两宋寿州吕氏家族著述研究》、李建军《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以上均已正式出版)、李卫军《〈左传〉评点研究》等。

杜海军《吕祖谦文学研究》是一部系统考察吕氏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之作,其第二章《文学创作》共四节,第三节《〈东莱博议〉及史论文》以《东莱博议》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它的影响主要是在写作技巧方面”^{[1]70}。杜氏从5个方面分析了《东莱博议》在文章修辞学方面的特色:一是笔锋凌厉,章法严谨;二是句法多变;三是善用比喻;四是立意新颖;五是行文往复百折,波澜顿挫。他指出:“多种写作技巧的使用,使得《东莱博议》的文章呈现‘闷肆博辩,凌厉无前’的一种整体艺术风格。”^{[1]76-77}并且认为:“《东莱博议》所以形成这种风格,主要的原因是吕祖谦深受了庄子、孟子、苏轼等人的影响。”^{[1]77}可惜杜氏在赞赏《东莱博议》文章修辞学方面的成就时,却对吕氏关于《左传》在文章修辞学方面特点的评论未予注意,对《东莱博议》的内容也只字未提,让我们无从了解他对吕氏《左传》研究内容方面的观点。

李建军《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站在宏观的高度,探讨《春秋》学与宋代文化的关系。他虽然只在第五章第一节分析了有关吕氏《左传》研究的“史学取向”,但颇能把握其研究的精髓。他说:“作为史学家的吕氏之于《左传》,感兴趣的就是该书的史学质素,而非它的经学义理。这也难怪吕祖谦虽然高度肯定左氏的史才、《左传》的史笔,却并不认可左氏的思想、《左传》的义理。”^{[2]379}短短两句话便准确点出了吕氏《左传》研究论著的最本质特征。他又从“观史:阅读史籍用史眼”、“论史:品人评事发史论”、“考史:考索典据制史实”“鉴史:借古鉴今寓史识”四个方面评价吕氏对《左传》的研治,把吕氏研究《左传》的目的、手段要言不烦地点到了,当然还不能说有多深入、具体。他认为:“吕氏《左传》研究的史学取向以及他在这种取向下研究《左传》所取得的实绩,值得《春秋》《左传》学史大书特书。”^{[2]394}盛赞吕祖谦“真乃《左传》史学研究的功臣”,“其《左氏传说》和《左氏传续说》将《左传》史学研究(史论方面)推向了高峰”^{[2]394-395}。评价颇高,但恰如其分。

李卫军的《〈左传〉评点研究》也是这个时期应给予充分重视的学位论文。他虽然没有使用《左传》学这个词称呼吕氏关于《左传》的研究成果,但对其《东莱博议》等三书的评价甚高,文中多处以吕祖谦的评点为例子来加以论述,尤其是第四章《〈左传〉评点之内容与价值——史学篇》专章分析《东莱博议》等三书是如何“以《左传》为史书,从史的角度对其加以分析评点”的,并认为,“在这方面,吕祖谦有关《左传》三书颇具代表性,且对其后以史评《左传》者影响甚深”^{[3]97}。整章分五节,约2万字,除第一节绪论外,其余各节分别从“观《左传》之方法”“论《左传》之内容”“习《左传》之功用”和“吕祖谦论《左传》三书之价值”4个方面,比较全面地谈了吕祖谦《左传》学的特色与学术水准。他指出:吕祖谦论《左传》三书,对后世影响甚深,“虽于文法及经义发挥不多,其论史事则颇为精彩,可以说论史一途之规模实由吕祖谦奠定”^{[3]16};“吕祖谦精于《左传》,又善于评点,两方面之兼长足以奠定其在《左传》评点

① 笔者2013年10月下旬参加了最新一次有关吕祖谦研究的“中华明招文化研讨会”,会上宣读的论文中依然没有专门研究吕祖谦《左传》学的成果。

学方面之地位”^{[3]118};“吕祖谦论《左传》三书,不仅对其后的《左传》评点产生了较大影响,其本身在《左传》,甚至《春秋》学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3]119}。应该说,此文虽然仅有一章论吕祖谦的《左传》学,但有关的方面基本上都已谈到了,总体评价也属准确、稳当,标志着学界对吕祖谦《左传》学内涵和价值的认识已有较大的提高。

罗莹《东莱吕氏家族研究》虽然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整个吕氏家族,但把吕祖谦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并在第六章《东莱吕氏家族文学研究之二 吕祖谦》中专设一节《〈东莱左氏博议〉的文学示范意义》,分析此书在文章修辞学方面的成就。作者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1. 立意。指出:“吕祖谦认为:‘所谓立意,如《学记》泛说尚文,是无意也,须就题立意,方为亲切。’《东莱博议》所作,有破有立,尽是就题立意,针对性强,都是试图从人们习见的现象中探寻出事物的本质,都是试图对人们普遍接受的传统观念进行反驳,因而格外精警。”“这样反驳成说的例子在《东莱博议》中比比皆是,新颖、不同凡俗的见解,让人叹服。”^{[4]293}2. 语言。认为:“《东莱博议》语言上最大的特点是简洁有力,善于运用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4]294}3. 布局。她说:“吕祖谦是南宋古文大家,很讲究行文结构的布置,他对‘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如何是一篇铺叙次第,如何是抑扬开合处’,‘如何是一篇精策,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处,如何是起头换头佳处,如何是缴结有力处,如何是融化屈折剪裁有力处,如何是实体贴题目处’都会认真考虑的,《东莱博议》的文学示范意图是相当突出的”^{[4]296}。在分析吕氏文风形成时,罗莹认同杜海军在《吕祖谦文学研究》中的说法,而比杜氏有许多深入细致的论述。总的说来,《东莱吕氏家族研究》虽然也是把《东莱博议》放在文学表现技巧的范畴内分析,并未论及其内容,但在全面、到位方面比此前他人的论述胜出一筹,在吕祖谦《左传》研究的文章修辞学方面取得的成绩应予肯定。

二、硕士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有:张瑾《北宋吕氏官僚家族问题研究》、纪云华《宋代河南吕氏家族研究》、印宁波《宋代〈左传〉学三论》、许庆江《吕祖谦〈左氏博议〉研究》、朱宏秋《东莱吕氏〈左传〉学发

微》、赵璐《宋代东莱吕氏家族教育研究》等。

印宁波《宋代〈左传〉学三论》完成较早,它分别从道统论、经学观以及疑古与宗经三个方面来论述宋代《左传》学的成就与不足,比较好地把握住了宋代《左传》学的精髓。但全文只在《宋代〈左传〉学之经学观》一章的第二节《宋代〈左传〉学之经史观》里,把吕祖谦作为《左传》学三派之一的宗经征史派的代表加以举例,评价也只是“众人之中,吕祖谦最具有史家气质”这一句话,严格地说还不算吕祖谦《左传》学的研究。

许庆江《吕祖谦〈左氏博议〉研究》是大陆最先选取《左氏博议》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从经学、史学和文辞的角度进行研究。关于“经学意义上的《左氏博议》”,许氏认为,“从《春秋》学史看来,尽管吕祖谦在《左传》上花了很大的精力,但他的《左氏博议》的经学思想并没有跳出当时学者的一般见解的范围”^{[5]31},关于“史学意义上的《左氏博议》”,文章指出:“和一般的史论不同,《左氏博议》更加游离于历史之外,具有更多的发挥性和引申性,而且多从小处立论。在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时候,作者往往将自己置身于完美道德的高度,而将历史客体置于审判之席,因而不免有‘判官’之讥。”^{[5]1}第三部分“文辞意义上的《左氏博议》”,则“主要借助启功先生对骈文的分析成果和范式,对《左氏博议》的文辞进行分析”,“将启功先生对八股文的分析模式应用到《左氏博议》上,比较深入地去揭示《左氏博议》的文体特征”^{[5]2}。总体上看,本文观点没有明显超越前人,比较平稳。如对《左氏博议》本身,强调它也只是局限于其“提供了一种写作方式,提供了科考的范文模式,使科举考试具有可操作性”^{[5]69},这就缩小了此书在文章修辞学方面的意义了。另外,他论《左氏博议》,却没有论及吕氏对《左传》在文章修辞学方面的评论,也是缺失。事实上,诚如此前此后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左氏博议》在关于文章写作技巧、多种修辞手法的恰当应用等方面,都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和肯定。当然,此文率先以吕祖谦研治《左传》的著作为研究对象,在大陆的吕祖谦《左传》学研究中实属先导之作,值得注意。

朱宏秋《东莱吕氏〈左传〉学发微》则是第一部以吕祖谦《左传》学为整体研究对象的力作。文章在回顾了学术界6个方面的研究现状,即

“吕氏《左传》学之经传观”“吕氏《左传》学之经史观”“吕氏《左传》学中体现的性理说”“吕氏《左传》学的文学特点”和“对吕氏《左传》学的评价”“关于吕氏《左传》学著述的版本目录考证问题”，进而分三章展开论述，重点是第二、第三章。第二章阐述吕氏《左传》学之经学观，包括经传观和经史观；第三章从吕氏《左传》学与宋代学术关系的角度探讨吕氏《左传》学之疑古与宗经、吕氏《左传》学之理说与心说、以及吕氏《左传》学之史学风格与为文风格三大方面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经学史和文献学相结合的角度”，“对吕氏《左传》学著述做深入细致的分析”，“准确把握其《左传》学的特点、内涵、思想”^{[6]5}。文章认为，吕氏《左传》学著述“肯定《左传》之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并将理说、心说融入其中，最终形成了混同经学、史学与性理之说之《左传》评说体系”^{[6]56}。吕氏对《左传》的不明义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对其史学价值则高度评价。不过她不同意吕氏“经史并重”的说法，她指出，可以说他经史无分或经史一体，但“经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不容置疑的原则”，宗经是“吕氏《左传》学研究之原则”^{[6]36}。朱宏秋把吕氏《左传》学放在整个宋代学术环境中加以考察，把它视为宋学的一部分，而且强调其“在宋学中呈现了独特的面貌”：“重视从学术理性上对《左传》文本的考察，重视文献学依据的运用和具体文句、字词的解釋与训诂，论证比较客观平实”；“因为吕氏重史，而且言性命于史”，“随着吕氏学术日益成熟，史学的倾向远远超过了性理的倾向，这就拉开了他和真正的理学家的距离，也成就了吕氏《左传》学独特之处”^{[6]37}；另外，“其《左传》学非纯粹为发挥其义理之说，而是为经世致用，此正乃朱熹等理学家们极力之所反对，充分体现了史学之功能与作用”^{[6]55}。总之，吕氏《左传》学“肯定《左传》之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并将理说、心说融入于中，最终形成了混同经学、史学与性理之学之《左传》评说体系”^{[6]56}。我们以为，本文以文献资料为基础，以文本解释为中心，把吕氏《左传》学放在宋代学术环境中作评判，注意其理学与史学之间的轻重与联系，对吕氏《左传》学特征的把握基本合理，对其学术史地位的认识也是允妥。不过朱氏虽然提到吕氏肯定《左传》的文学价值，但在具体的行文中没有分析、归纳，而且对吕氏关于《左传》文章学水平与价值的

大量论述未予置评，未加总结，是最大的不足与遗憾；在内容的分析方面，吕氏《左传》学中经、史二者的分寸究竟是如何拿捏的，也值得商榷。但客观地说，此文的发表，标志着学界对吕氏《左传》学的认识和研究，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因此值得大书一笔。

专著、论文集，除上文已经提到的以外，还有戴维《春秋学史》、赵伯雄《春秋学史》、徐儒宗《婺学之宗——吕祖谦传》、浙江省武义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吕祖谦与浙东明招文化》、杜海军《吕祖谦年谱》、潘富恩《吕祖谦——大家精要》、陈开勇《宋代开封一金华吕氏文化世家研究》等。其中关于吕氏《左传》学的论述，至多设专章或专节，都远远谈不上全面、深入，有关的专著则至今未见。

三、单篇论文

据不完全统计，近10多年有关吕祖谦研究的论文总量不下百篇，其中论及其《左传》研究的至少有10篇，它们是：王兴国《从吕祖谦的〈博议〉到王夫之的〈续博议〉》、俞樟华、林怡《宋代〈左传〉学概述》、朱宏秋《论吕祖谦〈左传〉学之经传观》、朱宏秋《浅论吕祖谦〈左传〉学之经史观》、朱宏秋《浅论吕祖谦〈左传〉学之理说与心说》、黄灵庚《吕祖谦〈左传〉学述要》、孙旭红《吕祖谦〈左传〉学中的王霸之辨》、李卫军《从吕祖谦论〈左传〉三书看其治史之功用观》、朱宏秋《吕祖谦〈左传〉学之疑古与宗经》、罗莹《论吕祖谦〈东莱博议〉的文学示范意义》。另有几篇论文虽非专论吕祖谦的《左传》研究，但对于理解其《左传》研究也很有意义，主要有：潘富恩《论吕东莱历史哲学的现代意义》、董平《论吕祖谦的历史哲学》、黄灵庚《经、史并重的吕学特色》、刘玉敏《吕祖谦学术渊源略考》、钱茂伟《吕祖谦史学研究的学术史考察》等。不过，上述论文中有多篇是从作者的硕、博士学位论文的相关章节析出的，因此，真正独立的吕祖谦《左传》学研究的论文并不多。本文准备着重介绍董平《论吕祖谦的历史哲学》、黄灵庚《经、史并重的吕学特色》及《吕祖谦〈左传〉学述要》。

《论吕祖谦的历史哲学》认为，吕祖谦系统表达了历史哲学的观念，并以此为前提，本文“对吕祖谦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而又简要的

梳理,论述了其关于历史的观念、历史解读的方法、历史的价值理念以及将历史视为天道自身的运动性展开的依据”^{[7]11-12}。笔者以为董氏对于吕祖谦历史哲学的归纳是准确的,分析也是到位的。

黄灵庚《经、史并重的吕学特色》指出经史并重是吕学的基本特色。“吕氏以经为史,对史官、史籍给予很高评价,在治史方法上多有心解,并乐于任史职,修史书。而吕氏史学始终在义理之学原则指导下,主张切入现实,于时世有所补益,体现其学术的务实精神。”^{[8]132}

需要注意的是,黄灵庚在研究吕氏的《左传》学时,始终清醒认识到吕祖谦“其特点是:格外重视史学”^{[9]360}，“特别推崇、专注于《左传》”^{[9]361}，而其《吕祖谦〈左传〉学述要》便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篇正面总结吕祖谦《左传》学内涵的文章。它归纳为5个方面:1.“治《左传》先作文献综合与归类”，其《左氏类编》的编排就颇具匠心。2.祖谦“研治《左传》在乎揭示历史演变规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资执政者参考、借鉴。‘居功持胜者难’是他从《左传》中钩稽、总结出来的一条史律”^{[9]364}。3.“夷夏、楚夏消长:《左传》又一条定律”。4.“齐桓、晋文比较研究”。黄氏指出:“总结二人所以称霸以及衰落的历史,是祖谦研讨《左传》用力之处。”^{[9]368}5.“治史在于致用”。笔者认为,在目前学界已有较多研究吕祖谦《左传》学成果的时候,从理论上对此作整体的总结,是完全必要的,因此,本文的出现,是十分有意义的,至于说其《左传》学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包含哪些内容,则可以进一步讨论,黄灵庚此文的另一方面意义是启发大家作继续的探讨。

四、形成的共识

综上所述,近10多年来做《春秋》经传研究的人很多,做吕祖谦研究的人也已增多,但是做吕祖谦《左传》学研究的人并不多。尽管如此,还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把研究吕祖谦《左传》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1. 吕氏作为南宋著名的经学家、理学家,对《左传》的传经性质并不否认,所以自然要宗经,从理学家的立场出发解读《左传》。但是,他也是著名的史学家,不但对历史著作有深入的研究,而且有丰富的历史著述,他对《左传》的史学性质有

深刻、明确的认识,所以,他研治《左传》,始终从其史的角度切入,阐释其中的历史要素。

2. 吕氏研治《左传》,主要不是要从中去发现什么传经的义例之类,而是立足于现实,注重其对现实生活所能产生的作用。他曾对弟子说过:“今人读书,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读圣人书,及一旦遇事,便与闾巷人无异。或有一听老成人之语,便能终身服行。岂老成之言过于《六经》哉?只缘读书不作有用看故也。”^{[10]254-255}即是说,研《左》与其研治其他历史著作一样,都是要以史为鉴,经世致用,对个人的“修齐”和执政者的“治平”有用。概括地说,“大抵事只有成己、成物两件”,“然两事又却只是一个‘成’字”^{[10]259}。所谓“成己”,就是修身育德。他强调:“看史非欲闻见该博,正是要‘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10]259}“所谓成物,可包括成己以外的所有事情,小自齐家,大到治国平天下。用吕祖谦的话概括就是‘振民’、‘临事’。”^{[11]64}所以,吕祖谦在历史研究中,总是联系个人的道德修养、当下时事政局,力图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中找出对现实生活有指导、借鉴意义的经验和教训。

3. 吕氏对《左传》中传达出的历史发展规律,试图加以把握,如250年间的历史分期,夷夏、楚夏的关系问题、对王道霸道此长彼消的认识,以及由对管仲、晏婴、子产等人物的分析,强调人才对历史发展、对国家兴亡所起的重要作用的认知,等等,都有精彩的论述,许多提法堪称真知灼见。

五、继续研究的方向

1. 关于吕祖谦《左传》学的内涵还缺少比较明确的归纳、总结,对其研究的手段、目的、结论的系统研究还很不充分,学界对此还没有形成共识。

2. 对吕祖谦研究《左传》学的过程还缺乏清楚的把握。他关于《左传》的研究、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这期间既有认识的逐步深化,也有观点的改变、修正,甚至自我否定。可以说,至今几乎还没有人对此有过正式、认真的探讨。

3. 对吕祖谦《左传》学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内容方面,对其中的文章修辞学的分析还很不够,尤其是吕祖谦对《左传》的撰写水平、表达技巧和独有的文章魅力至今还少有人问津,就是对吕祖谦《左传》学论著的文章修辞学的分析,目前也仅

仅局限于《东莱博议》而不及其他。其实,吕祖谦是文章大家,还是有眼力的文章选家、评家,其《古文关键》和《东莱博议》都被推为开山之作,为人称道。他的《左传》学著述中,不独《东莱博议》,其他作品,也有很高的写作水平,值得总结。这两点应该都是其《左传》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4. 吕祖谦的《左传》研究,当时名噪一时,后世影响深远。如王夫之就有《续左氏传说》,清人《左绣》也是有意仿吕氏的研《左》之作。然而至今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很少,这也是吕祖谦《左传》学研究者今后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杜海军. 吕祖谦文学研究[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2] 李建军. 宋代《春秋》学与宋型文化[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3] 李卫军.《左传》评点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
[4] 罗莹. 东莱吕氏家族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5] 许庆江. 吕祖谦《左氏博议》研究[D].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07.
[6] 朱宏秋. 东莱吕氏《左传》学发微[D]. 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08.
[7] 钱茂伟. 吕祖谦史学研究的学术史考察[C]//梅新林,王嘉良. 江南文化研究(第三辑):吕祖谦及浙东学术研究专辑.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8] 黄灵庚. 经、史并重的吕学特色[J]. 浙江社会科学,2005(5):132-135.
[9] 黄灵庚. 吕祖谦《左传》学述要[C]//方铭.《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 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
[10] 吕祖谦. 丽泽论说集录:卷十·门人所记杂说二[M]//黄灵庚,吴战垒. 吕祖谦全集.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11] 杜海军. 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传[C]//梅新林,王嘉良. 江南文化研究(第三辑):吕祖谦及浙东学术研究专辑.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许秀清)

(上接第414页)

[4] 金毓黻. 静晤室日记[M]. 沈阳:辽沈书社,1993.
[5] 黄浚. 花随人圣庵摭忆[M]. 北京:中华书局,2008:738.
[6] 郑振铎. 林琴南先生[J]. 小说月报,1925(15):11.
[7] 邓云乡. 云乡丛稿[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8] 林纾. 畏庐小品[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6.
[9] 林纾. 畏庐三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
[10] 齐白石. 齐白石文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1] 陈声聪. 兼于阁诗话[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2] 赵尔巽. 清史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13] 郑振铎. 郑振铎艺术考古论文集[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14] 陈衍. 近代诗钞[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23.
[15] 郭白阳. 竹间续话[M]. 福州:海风出版社,2010.
[16] 陈宝琛. 沧趣楼诗文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7] 张寅彭. 民国诗话[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18] 王伯敏. 黄宾虹画语录[M]. 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1.
[19] 郑振铎. 西谛书话[M]. 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83.
[20] 寒光. 林琴南[M]. 北京:中华书局,1935.
[21] 王棻. 严复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许秀清)